

破译史前悬念
链接神秘人类

人面岩画

MYSTERY OF FACE ROCK ART

之谜

宋耀良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宋耀良 著

人面岩画

MYSTERY OF FACE ROCK ART

之谜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人面岩画之谜/宋耀良著. —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08.4

ISBN 978-7-5321-3290-4

I. 人… II. 宋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047826 号

责任编辑: 于 晨

封面设计: 周志武

人面岩画之谜

宋耀良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 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 csle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0.125 插页 2 字数 235,000

2008 年 4 月第 1 版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8,100 册

ISBN 978-7-5321-3290-4/I·2497 定价: 23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5410805

目 录

- 第一章
黑松林营地 /1
- 第二章
第一次失踪 /11
- 第三章
三个神秘符号 /23
- 第四章
再一次失踪 /34
- 第五章
阿拉斯加灰狼 /54
- 第六章
琳珊的遗愿 /64
- 第七章
大学生活 /75

目 录

第八章

考察岩画 /93

第九章

秘密通道 /106

第十章

传说中的神像壁 /124

第十一章

阴山北麓行 /135

第十二章

神像壁上的奇迹 /144

第十三章

重返黑松林营地 /156

第十四章

西伯利亚人面岩画 /168

目 录

第十五章

神秘线索 /184

第十六章

北美西海岸人面岩画 /203

第十七章

印第安千年魔咒 /216

第十八章

嘎伯留勒岛 /231

第十九章

印第安祭礼 /242

第二十章

中秋之夜 /251

第二十一章

自然人社会 /262

目 录

第二十二章

子夜行动 /275

第二十三章

海底天启山 /290

第二十四章

晶莹极地岛 /301

尾 声 /312

后 记 /316

第一章 黑松林营地

群山起伏，山峦叠翠。在一间由原木垒就的小屋里，郑汉亮朦朦胧胧地醒来。这里安详宁静，空旷山谷中流转着鸟雀啼鸣。他微微地睁开眼，感觉到眼前是一片赏心悦目的翠绿，那样的恬美怡人。仔细一看，原来从东窗里射进一缕阳光，正照在铺边的木柱上。而那木柱，竟然爆出嫩枝新芽，还挂着几片新叶，嫩绿色的新叶宽硕肥大，沐浴在初晨的阳光中，通体透翠。

汉亮孩儿般甜甜地笑了。耳畔响起一首曲子，曲调优美又透出几分粗野泼辣：

哎哟哟，我的妈，
这里的土地肥到了家，
插根筷子也开花，
栽根扁担也发芽。
哎哟哟，哎哟哟……

汉亮扭头看看边上，木屋里的统铺上，两个铺位已经空了，只有他和王明福还在睡。他推了推边上的小胖子说：

“明福，该起床了。老杨头和刘颀圳已经干活去了。”

小胖子翻了个身，嘟囔句什么，又睡了过去。

郑汉亮起床后，端着脸盆毛巾，到木屋后面的小溪边洗漱。溪边一块独立突兀的大石上刻着几个大字：黑松林营地。

树林里传来咚咚的斧砍树木声，精干瘦小的老杨头正在削砍栅栏木杆。郑汉亮顺道走去，身后已经背着袋囊、水壶，手里提一支老旧的7.62步骑枪。那是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人留下的，现在被一手拿镐一手拿枪的军垦战士用上了。

“去巡察，汉亮？”老杨头问道。

“是，你又在扩建鹿圈？”

“待宰到新鹿，就有处安置了。”

老杨头从树枝上摘下一包挂着的东西，递给汉亮说：“这是我今晨刮的盐巴土，你把它撒在鹿窖坑的周边，夏天鹿就喜欢吃这个。”

汉亮接过后顺小道往山坡林子里走去。稍远了老杨头还在背后问道：

“他俩起床了吗？”

“刘颀圳已去蜂场了，王明福还在睡呢。”郑汉亮回道，便消失在树林后面。

一马平川的原野上，由远而近，渐渐地显出一支炮队，由一辆旧的美式吉普车带队，紧跟着—辆中型吉普，随后则是六辆解放牌军车拖着六门高射炮，在沙石公路上疾驶，逶迤出长长的黄色尘埃。

炮车队由西往东朝大山驶去，在山脚下的十五连营地停下来。满头银发的老团长邓明成从吉普车下来，对着前来迎接的连长林山清说：

“到你处借点云。”

“好哇，只要你做得成，我这一方天空任你耕云播雨。”

“我自有关云遣雨的专家。来认识一下，这是气象站站长陈原，还有我们的气象员韩琳珊。哟，琳珊呢？怎么没下车？”老团长问。

陈原同林山清握手后，对团长说：“她正在接收气象数据。”

吉普车内，韩琳珊戴着大耳机在一台大收发报机前记录着什么。边上仪器的指示盘上，红、蓝、黄、绿各种指示灯闪烁不停。琳珊观看着指示灯的数据，又核对着记录，在气象图上快速地绘制出一道道曲线。

陈原打开车门时，她已制作完毕，把气象图交给陈原后跳下车，一边拢着乌发，一边仰首眺望天空。这是一位异常秀美的姑娘，浓密的黑发衬着如象牙般白皙的脸蛋，两腮泛出青春的红润，清澈的明眸、细弯的秀眉以及那饱满的前额，显出一股隐隐约约的高贵和深邃气质。

“积雨云在生成，缓慢往西移动。”陈原看着气象图表，兴奋地说。

“看来琳珊推测是对的。”老邓团长对林连长说，“别看琳珊才20岁的姑娘，看云识天极准，是难得的人才。雨云何时到这里？”

“那要看它生成发育的情况。如果一切如愿，可能要到下半夜或明天清晨到达这里。”琳珊应道。

“要尽一切努力，让老天下点雨。小麦正处在灌浆时节，急需雨水。老林啊，这支炮队是用来人工降雨的，今晚就驻扎在你这里了。要打它一个伏击战。”

这是边疆地区的生产建设兵团。行政编制为师、团、连，其实还是一个农场系统，日常从事农业生产。由于地处人烟稀少的东北北大荒地区，就从全国各大城市如北京、上海、天津等地调来上百万的知识青年，充实这里。古时称之为“实边”。这种制度最初始于中国两千年前的汉武帝时代。在边陲之地驻扎准军事人员，平时从事农业生产，战时进行战斗，所以又叫“屯垦戍边”。

在连部的地形沙盘前，林队长在讲解这一带的山形地貌。这里

地处完达山脉的南端,山脉南北走向,十五连位于山的西麓。山的东面是乌苏里江,称之为乌苏里地区,再东则是大海。韩琳珊认为大海中的寒湿气流遇到乌苏里地区的暖湿气流,会形成积雨云。此积雨云能否越过完达山脉,取决于山脉南端的兴凯湖。碧波万顷湖面的上空,经常出现涡旋状气流。如果气流呈逆时针状旋转则会推动积雨云越过完达山脉,反之则相反。

邓团长仔细地听着讲述。他要决定炮队在何处理伏。因为必须要及时逮住越过山脉的积雨云,降雨才有可能。如逮不住,越过分水岭的积雨云就会被平原上的夏季风吹散。当然还要考虑炮车进出的方便,特别是一旦人工降下了大雨,炮队要能及时地撤出去。所以路况因素也得考虑。

“这个点是属于哪连的?”他指着沙盘上一处靠近主峰的特殊标志问道。

“这是我们连的黑松林营地。离这里有 12 公里山路,主要是经营人参种植、蜜蜂饲养和鹿茸加工副业。辟有一条简易公路到达那里。”

“好极了,炮队就设在那营地附近。”

于是准备出发,车辆已发动,林连长亦同行。他关照连部文书张勤道:

“给黑松林营地打个电话,通知他们要做高射炮人工降雨,防范鹿炸群。”

梳着两根辫子的文书张勤应道:“是,只是他们的电话不一定能打通。”

在密密的山林里,郑汉亮沿着一条隐约可辨的小径前行,不时攀缘突岩巨石,涉过山涧小溪,或跨过横树倒木。他检视一个个他们先

前设好的窖坑。说是窖坑其实是陷阱。在鹿群常出没的地方，挖一个小室般的坑，上面架着几根拦腰锯断的木梁，再铺上千草沙土，枯枝败叶，浑然不露痕迹。上面撒着盐巴土和鹿喜欢吃的嫩树枝。鹿一旦走上这里，便会压断木梁，掉入陷阱中。

越过几个山岭后，他刚从一棵倒木跳过，发现前方的一个窖坑已经塌陷了。他高兴地三跳两跳跑去。坑里静寂无声，他扒开树叶，发现横梁断了，但鹿并没有掉进陷阱。他沮丧得直叹气。

待他修补好这窖坑，已是满头大汗了。他拍去身上的枯枝落叶，又继续赶路。攀上一道布满巨石的松树岗后，放眼望去，前方是波光粼粼、水连接的大湖。湖岗上长满了针叶松林，沿湖畔延展的月牙形沙滩泛出银白色的光泽。这就是兴凯湖，由中苏两国分而辖之，中国据小半，苏联占大半。如这湖全归中国，则应是中国境内最大的淡水湖。

汉亮欢叫着奔跑下湖岗，在银白色沙滩上甩掉了背囊、水壶、衣服，纵身跃入了清澈晶莹的湖水中。他欢畅地在水中嬉游，时而仰泳，时而侧泳，时而蝶泳，尽情地消耗着青春富足的精力和体力。终于他累了，慢慢地游回了沙滩，扑卧在沙滩上，下半身浸在水中，任湖水拍打着他的脊背。

突然间，他看到眼前沙滩里有一块露头的陶片。他把陶片挖了出来，在水中洗刷。这是一块不小的残陶片，陶片上竟刻有一个人面像，眼、鼻、嘴俱全，嘴角下两侧还各有一个贯通的小孔。他把陶片洗了又洗。不时端详那图形，似乎想要解出它的含义。他起身观察湖岸沙滩的状况。久旱不雨，湖水退下许多。他竟然又发现多块鱼骨制品。片状，球状，均有贯通孔，可能是用作项链或胸饰配件。他小心翼翼地将这些包好放进背囊之中。

日头已偏西，汉亮离开湖畔沙滩，继续往山林深处走去。翻过几

个山头,透过树林的间隙,他看到了一头鹿,一头健壮雄美的公鹿,美丽的三岔大茸角舒展在额首上。汉亮用桦皮哨吹着雌鹿的叫鸣声。公鹿犹豫着被一步步引入到汉亮的伏击圈内。终于轰的一声,伴随着树干的折断声和雄鹿的挣扎嘶叫声,那头生物掉进了陷阱里。汉亮飞奔上前,将邻近的小树砍倒,倒下来的树冠枝叶正好压在坍塌口。公鹿无论如何也不能出来了。汉亮又砍下些别的树枝,把能射过阳光的间隙盖住,以免坑内温度升高。然后砍了些嫩枝叶塞进坑内,一路飞奔下山。

黑松林营地的小木屋里,王明福一边端着砂锅往碗里倒煮好的人参汤,一边哼着当时流行的歌曲“敬祝你,老人家,万寿无疆”。

他长长地吮饮了一口人参汤。“啊,万寿无疆不要,长寿不老就可以了。”

“明福,”正进门来的刘颢圳朝他大喝一声,吓得明福烫着自己的手,“你又喝人参汤啦,你倒好,种啥吃啥。”

“大刘你轻点,你不尝蜂蜜啊?你养的蜜蜂到我种的人参花上采蜜,然后,你喝了那人参花蜜,不也是长寿不老嘛。”

这时木屋里的那架老式摇把子电话的铃声响了。明福拎起话筒。

“喂喂,哪里啊,队部?……听不清,什么打炮……又要修路啦?……什么?下雨?……我们这里没下雨。鹿?……鹿又怎么啦……听不清……喂喂……”

明福无可奈何地一摊手。“你看又断线了。”刘颢圳接过电话,使劲地摇那把手。电话机里除了嗡嗡声,再也没有别的声音。“……谁的电话?到底说了什么?”

“听不清,什么打炮下雨,鹿,像是连部文书张勤的声

音。……哦，汉亮回来了。有没有鹿的好消息。”

“窖到了头大公鹿，很大的茸角。”汉亮满面流汗地放下背囊。

“难怪连部打电话来讲到鹿，八成是要嘉奖你。”

“他们不会知道，我刚从山里下来。”

“别听明福瞎扯！汉亮，大公鹿更难圈养啊。你看，我们窖到它了，拉了回来，几天后它在圈里自己撞死了，这种做法有问题……”大刘说道。

“死了吃鹿肉！”明福高兴地在一旁叫道。

在金黄色的夕阳余晖下，三个年轻人都帮着老杨头修缮鹿圈舍。快完工时，老杨头吩咐道：“用牛皮条把栅栏门绑好，就歇工了。我去准备车马器具，明天一早我们四个都出车，把那只窖到的鹿拉回来。”

在大山西侧的一个山坳里，新的高炮阵地设立起来。暮色苍茫中，六门高炮指向天空，每门炮的周围还清出一大块场地。因为退膛的弹壳仍带高温，很容易将枯枝干草点着，引发森林火灾，特别是今年干旱。他们对场地清理格外仔细。

邓团长在各炮位四周严格地督查。炮阵地的一侧支起了几个野营帐篷，准备在这过夜。离炮阵地稍远的高坡上，一块大油布系绑在几根树干上，遮住一片天。油布下大略平整过的地面上安置着一台大收发报机和一些仪器设备。

油布篷下韩琳珊独自一人坐在收发报机前，大耳机套在她浓发的两侧，她专心致志地收取气象数据。油布篷的四周没有遮拦，在越来越浓的暮色中，山林显得幽暗。炮阵地上传来的嘈杂声掺和着群山的回荡，似乎从时空的那头飘来，隔着几个世纪，显得陌生。

夕阳只显现在远处的山峰顶上，从林隙间返射的天光，映出琳珊

聚精会神的身影，她的脸庞是那样的白皙，如大理石雕就，含有温润的玉的质感，显出古典的韵姿。

她摘下耳机，无意中往山林深处一瞥。突然，她惊讶了，瞬间又凝固住，那神情既古典又现代。她看到了一只狼，一只大大的灰狼。狼的额头和两只高耸的耳朵是黑色的，长长的嘴是白色的，鼻子顶端则是黑色的。脖子下是柔软蓬松的白色的毛，下沿是一圈黑色的毛。全身则是黑白掺杂，呈灰白色。那只狼无声无息地注视着她。

韩琳珊惊跳起来，没有出声，跑到空地上，显得极度惊慌失措。差点儿跌倒，转了几个圈，看到不远处人们都在忙碌，没有一个人注意她。

她犹豫着回到布棚里，朝那里望去。除了远处阳光下斑驳的山林，近处摇曳的枝叶，没有狼，没有其他动物。她怀疑自己看花了眼，又坐下来。静等许久，树林里仍没有任何变化。她才带上耳机重新工作。但不放心地又朝仪器背后望去。那只狼，还是那只狼，蹲坐在那里，无声无息地注视着她。毛发蓬松，白中掺黑，那样的近，就在布棚外侧。

琳珊此时沉不住气了，扔下耳机，狂逃出去。

“啊……一只狼，一只大灰狼！”

她惊叫道，声调颤抖，充满着恐惧和惊惶，拽住陈原的臂膀，躲到他身后。陈原见状，放下手中的测风仪，操起炮车上的一支步枪。“在哪里？哪里？……啊，真是一只狼。”他举枪瞄准，正要射击。不防琳珊推起他的枪。“呼！”子弹射向天空。

“不要开枪，我不要你伤了它。”琳珊嘶哑地叫道。

“为什么?!”

“我也不知道。”她垂下头，显得相当忧郁。

炮兵们都奔跑过来，那只狼蹦跳几下，消失在树林里。

“发生了什么事？”邓团长严厉地问。

“一只狼，就在琳珊的布棚边上。”

“狼？不就是比狗凶点吗？用不着大惊小怪的。”邓团长仍然没缓和口气，又补充地朝大伙喊：“没有我的许可，任何人不可动用枪。”

“惊着你吗？琳珊！”邓团长扶起弯着腰的琳珊，问道。

“还好，”琳珊勉强一笑，“我觉得它倒没有凶相。”

“山里狼多，遇到是平常事。”

“奇怪，团长，这不是一只平常的狼，”陈原若有所思地说，“它不是本地东北狼，也不是西伯利亚狼……好像是一只阿拉斯加的灰狼。”陈原肯定地说。

在渐黑的夜色中，谁也没有注意到，琳珊打了一个寒战，双目中流露出更多的惶恐。

天色尚未放亮，老杨头就把三个小伙子叫醒，一起上路了。一匹单马挂着一辆小马车，由汉亮牵着在崎岖的山路上辘辘而行。其余三人跟在车后，明福不时地拉住马车梆，让马车拖着他走。浓云密布的山梁上空，尚不见日头的行踪，他们一行已赶到了六道横子的窖坑。

那只被窖住的鹿听到人的声响，在坑内使劲地撞四壁。老杨头叫人移开树枝，从一个空隙处扔下带套的绳索。只见他甩动几下，绳索就已经扣住了一对大茸。老杨头把绳索的另一端往近旁一棵大树的枝杈上一抛，然后抓住绳索垂下的那一端，慢慢地抽紧。那窖内的鹿头就被吊挂了起来，前肢也离开了地面。但鹿仍然用后肢蹦跹。老杨头又甩进去一根绳索，套住了它的后肢，用力一拉，那鹿便侧倒在窖坑内。

汉亮仗着自己年轻机敏,抢先下去。他左避右躲地防范鹿蹄踢着他,终于将鹿的四蹄捆住。他们合力将那雄鹿拖上了窖坑沿。那真是一只美丽的大公鹿,毛色锃亮,四肢强健,大腿上的肌肉还一颤一颤地抖动。四人不觉松了口气。

就在这一瞬间,群峰山谷间突然炮声大作,震耳欲聋。抬眼望去,一颗颗带着尾弋的炮弹飞入云霄中,发出闷闷的爆炸声。炮声持续不断,爆炸非常密集,震得山颤地动。

“哎哟,妈呀,打仗啦!”王明福放开压住鹿腿的手,抱着脑袋就跑。

那雄鹿一定也受到炮声的惊吓,趁王明福放开手时,腾跃起来。

“拽住绳子,拽住绳子。”老杨头自知已按不住那雄鹿,想拉住套在它角上的绳索。为时已晚,那生物甩脱了羁绊,踢断了绑索,竟然一纵一跳地跑进了密林深处。

三人愣愣地望着逮着的猎物跑了,尚未缓过劲来,豆粒大的雨珠便噼里啪啦地落到了脸上身上。顷刻间,山峦群峰便笼罩在密密的雨帘中。雨声哗哗,一场倾盆大雨就这样突然到来。

“这雨下的蹊跷。”老杨头愤愤地说着,收拾起绳索工具。

还是那辆马车,载着四个人,在滂沱大雨中往山下跑去。